

乌以风的安庆缘

徐笑

乌以风先生，1902年生，山东聊城人。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，师从于胡适、梁漱溟、熊十力、单不庵诸大师。1925年3月，乌以风作为学生会代表到故宫太和殿瞻仰孙中山先生遗容。1926年作为学生会骨干，乌以风参加了著名的“3·18”示威活动，亲眼看到刘和珍同学惨遭杀害。1927年，亲历李大钊先生与张挹兰、邓文辉两位同学在东交民巷被军阀处死。乌以风1928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后，到杭州“文澜阁”（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为浙江省图书馆）任编纂。未几，只身来到古城安庆。

登峰造极天柱山

1933年5月，安徽省教育厅一纸聘书寄给了乌以风，要他出任安徽省教育厅主任秘书。原来厅长杨廉是乌以风的北京大学同学，于是，乌以风从西湖之畔的浙江省会来到了长江之滨的安徽省会安庆。

是年11月，乌以风代表教育厅到太湖县处理学田问题。路过潜山县城，遥望巍峨耸立的天柱山，顿感兴趣，期望将来能够一览雄峰。直到1937年10月，终得实现。

此时的乌以风，是安徽省立第一中学（安庆一中前身）校长。因为抗战全面爆发。遂率领第一中学师生退居潜山县城的潜山中学临时安置。每到傍晚，遥望天柱山在夕阳的辉映下，一柱擎天，产生登峰之念。经过一番筹备，于10月23日到达马祖庵。24日一早，迎着朝霞晨露，在6名药农的护卫下，乌以风身系棕绳，逐级攀爬，终于到达天柱峰绝顶。久久徘徊于绝顶，乌以风看到清朝都统李云麟题写的“孤立擎霄”四字，刻于咸丰十一年。目极千里，壮怀激烈。放声吆喝，声震十里。傍晚下山，仍然沉浸在欢乐的心境之中。

次日，乌以风不禁铺纸，写下了《登天柱峰绝顶记》，完整地记录了登顶的过程与感受。乌以风感慨而道“平生壮游，此为第一”，并赋诗一首：“独步孤峰作壮游，恍如御气上丹邱。悬崖秘洞开宫殿，万壑千岚拜冕旒。立极方知天地大，凌空不见古今愁。飘然遗世烟尘外，一啸鸢飞下九州。”

出山掌校护陵园

1941年，乌以风在重庆乐山复性书院任典学，协助马一浮先生工作，有时候去重庆大学兼课。妻子吴灵芬住在书院大院宿舍，有时候去城里采买。在一次躲避日机轰炸的防空洞里，妻子被一个国军团长看中，软硬兼施迫使离家出走。乌以风无奈之下，只得孤身东渡，来到天柱山隐居。佛光寺的住持见此情景落井下石，胁迫乌以风出家为僧。而乌以风不能接受，离开寺庙，无家可



《双凫图》 余守谟 作

归，只得在石缝之间用茅草撑起“天柱山房”聊以蔽身。

1942年，为收集散落在各地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遗骨，皖鄂赣三省十三县决定在潜山县野人寨建筑一座公墓。安徽省第一行政专员范苑声先生倡议，成立一所护陵学校，以便日常陵园管理。于是，“安徽私立景忠初级中学”诞生。范苑声兼任校长，但毕竟政务繁忙，无暇顾及。董事会决定聘一位校务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谁来负责校务呢？有人推荐乌以风最为合适。他曾任教育厅主任秘书，省立一中校长，重庆大学副教授。于是，范苑声亲笔书写聘书，差秘书上山，在茅棚找到乌以风。落难之际的乌以风，听说兴办教育，湮灭的心被重新点燃起来。他立马答应，随秘书下山，来到野人寨主持校务。

1943年9月10日，景忠中学正式开学。次年，再扩招两个班级。省教育厅却以“擅自开办”为由下令停办。1944年12月，乌以风亲赴战时安徽省会立煌县（金寨），进行周旋。恰在此时，刚刚到任接替厅长的是乌以风的大学同学汪少伦。汪厅长慕乌以风之才，留乌以风任省厅办公室秘书。1945年5月，汪少伦厅长要去陪都重庆教育部开会，即由乌以风主持厅务工作。乌以风代行厅长之职，亲笔批复景忠中学继续办学。随后，留下一书“辞职报告”，旋即转回野人寨。8月，扩招高中班。1946年，乌以风正式接任校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学校更名为“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”，如今成为名震全国的国防生基地。

安庆师范名教授

1947年，乌以风兼任国立安徽大学教授。1950年，乌以风正式调到安庆师范（今安庆师范大学前身）任教。其时，安庆师范汇集了一批名望很高的老师。其中，语文沈曾荣，历史张九皋，心理学乌以风，原来都是国立安徽大学的教授。张九皋是郭沫若留学日本的同学。

然而，随着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的开展，国民党员的身份影响了乌以风。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，他成为安庆师范重点整治的对象。原因是在安庆专区民主人士座谈会上，他讲了“希望政府今后在选拔农村干部时，不仅要重视政治条件，还要注意道德品质”的话。被别有用心的人说是有意攻击党的政策。他历时17年考证写就的《天柱山志》不仅得不到出版，还成为他的反动资料。于是，给乌以风戴上了两顶“帽子”，即“历史反革命”和“右派分子”。1958年2月，他正式被捕入狱，被关进了饮马塘监狱，在新生窑厂劳动改造，最后又被发配到九城畈劳改农场。“经年晴雨变乾坤，我独深居老闭门。铁壁铜墙何处是，悠悠海岳一诗魂。”

文学院的一个班主任名叫于怀亭，石牌镇人，只是说了“乌以风是师范学院的教学骨干，在学术方面很有造诣”的公道话，也被打成了右派，发配到九城畈。只是于怀亭的爱人是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，家里的医学书籍很多。于怀亭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些常规的医学知识，于是在九城畈做起了劳改农场的“场医”。有一次，他给乌以风看病。二人不约而同地互相对视一番，谁也不敢说话，但二人的眼神却在无声地传情，各自心照不宣。

劳改农场的教导员，看乌以风60余岁，身体又差，就叫他写宣传材料，出黑板报。每出一期黑板报，可以减刑3天。这可是乌以风的强项。他在北京大学时，就跟徐悲鸿学过绘画。出黑板报时，不仅抄写，还会给文章配画花边。“彩笔偏能减罪缘，偷生权与写花边。胸中自有丹青在，寥落人间老不传。”

宣城广交书画苑

1978年，乌以风迎来了政治生命的春天。压在头上的两顶“帽子”全部摘除，恢复了安庆师范学院的工作。并且，当选为安庆市人大代表、安徽省政协委员。

他从“忘筌斋”的字纸篓里找到了天柱山的手稿，夜以继日，拼命写作，整整4个年头，再一次写就了《天柱山志》，交付安徽教育出版社，于1984年10月正式出版。乌以风雇人挑着担子，在潜山县城各个机关单位无偿送书。这是天柱山的第一部志书，填补了天柱山无志

的历史空白。时任中顾委常委、军旅画家黄镇将军在安庆视察工作时，特地登门看望了乌以风，鼓励乌以风要“多多宣传天柱山”。宿松县文化名人汪长祥先生赞叹说：“天柱山，无乌以风不显其高。乌以风，无天柱山不显其美。”乌以风在《自题天柱山志》中写道：“一隐千年未改容，空怜云水绕孤峰。至今幸有山川志，不使群言乱汉封。”

乌以风的朋友余守谟先生，本是余良卿的后裔，也是画家、美术教育家。二人均师从于徐悲鸿先生，交往颇深，友谊颇厚。余守谟早年作《双凫图》，见示于乌以风，乌以风予以赞之。余守谟先生一高兴，随即就送给了乌以风。乌以风非常喜欢这幅画作，随后，连续多次在画作上题跋赋诗。因而，这幅画作上，就出现了诸多题字，而且前后历时三十余年。第一次是1954年11月余守谟题“问教于以峰前辈”。乌以风题曰：“守谟先生偶作双凫图，笔姿神形俱妙。予见而爱之，复蒙相赠，深感怀契之殷。携归愚庐，朝夕悬对，颇有触发。因戏成七言一绝，补题于下，同好者若见，必为拊掌一叹。诗曰：同惭鸿鹄入云高，顾影何堪惜羽毛。忘却野畦遭穗尽，风寒天暮梦滔滔。”乌以风最后一次题字，是1980年7月。他将这一幅画赠予了李子恒先生。时李子恒是安庆师范学院院长，也是刚刚平反复职。“子恒先生留念，八〇年七月，一峰老人敬题，时同居安庆师范智海楼。”李子恒退休后定居合肥，将这幅画始终带在身边。

懒悟和尚是一位画技极高的僧人，与乌以风也是莫逆之交。懒悟登仙之后，乌以风为其书写“墓志铭”，现存于九华山懒悟墓前。乌以风与胡苏明1934年相识于安庆城省府教育厅。几十年风风雨雨，彼此惦记。1980年，胡苏明故世，乌以风时居安庆师范，当即作《哭胡苏明》挽诗致祭。1981年9月，乌以风为胡苏明书法“云谷”题跋。500余字的长跋，与胡苏明的书法，相得益彰。藏品之珍，历久弥新。“丹心青史英名在，济世真言薄海穷。浴赋招魂怀旧侣，声声悲鸟暮云东。”

乌以风先生集儒释道三教于一体，诗书画三艺于一身。有《性习论》《岳云山馆诗稿》《安徽名山及地方志源流考》《天柱山纪要》《天柱山志补遗》等著作数十种。1989年2月26日，乌以风先生逝世，享年88岁，安葬于天柱山麓的茶庄琼阳川。

